

文华丛书

李振家广播剧作选

李振家 著

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李振家广播剧作选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书章

李振家 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李振家广播剧作选 / 李振家著. - 北京: 中国戏剧出版社, 2008. 9
(文华丛书)

ISBN 978 - 7 - 104 - 02793 - 5

I. 李… II. 李… III. 广播剧本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35. 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146730 号

李振家广播剧作选

责任编辑: 刘建芳

责任出版: 冯志强

出版发行: 中国戏剧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 116 号

邮码编码: 100097

电 话: 010 - 58930221 58930237 58930238
58930239 58930240 58930241 (发行部)

传 真: 010 - 58930242 (发行部)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华忠兴业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850mm × 1168mm 1/32

印 张: 120

字 数: 1800 千

版 次: 2008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 - 7 - 104 - 02793 - 5

定 价: 280 元 (全十册)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

序

张戡炜

剧，一种综合艺术，其创作难度，在其他艺术样式之上。诗歌、小说、散文、国画、油画、粉画、作词、作曲、演唱，一般都可以视作艺术家个体劳动，由一人完美呈现。唯有剧，必须通过集体劳动，方可完成。都说艺术创造，是“戴着镣铐跳舞”，窃以为，诸多“镣铐”中，剧作家的“镣铐”，是最重的。

广播剧，是“剧”的一个门类，而且是“剧”这个门类中，创作难度较大的一种。

难度之一：作为一种听觉艺术，广播剧必须在第一时间里吸引听众。假如不能在一分钟内吸引听众，使他受到感染，产生想听下去的欲望，再好的戏也是白废——因为听众早换了台了。因此，广播剧的创作，就像填词一样，从头到尾必须十分严谨。

难度之二：因为广播剧唯一可能利用的手段是声音，所



以，广播剧创作，要求充分调动所有能够被调动的声音，唤醒听众的幻觉，激起听众的幻想，调动听众的艺术积累，完成艺术创造。只有达到了这样的高度，剧中的人物、剧作的主题、剧作所体现的思想深度，才能够鲜明、生动地塑造出来。

难度之三：广播剧的语言，是所有剧本创作中最困难的。因为广播剧的语言，不但要表达人物的思想感情，还必须表达其他戏剧形式中人物的“动作”。所以，它是提炼了以后再次提炼的语言。它必须是精练的、简短的，又必须是丰富的、富于戏剧冲突的。

李振家先生是常州剧作家的代表，为我们这个城市的舞台、电影、电视创作过许多脍炙人口的剧本，在舞台、银幕和荧屏上塑造了许多栩栩如生的形象。让人感动的是，作为一个功成名就的剧作家，李振家先生近十年来，在广播剧创作这个“镣铐”最为沉重的艺术领域埋头耕耘，为常州争得了很大的荣誉。

用李振家先生自己的话来说：“烈士的鲜血是革命的一簇火光，数年来当我阅读革命先烈在血与火搏杀的年代里所留下的英勇业绩，每每使我情思涌动，纵笔难收。”李振家先生用广播剧这种形式，塑了瞿秋白、张太雷、恽代英、洪深、华罗庚等常州先贤的形象，让所有的常州人从广播里，形象地了解、理解这些伟大人物，从而加深了对家乡、对祖国的热爱，增加了工作与生活的信心与自豪感。随着这些剧作在全省、全国各广播类节目评比中获得奖项，常州先贤们的光



辉，乘着电波的翅膀，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纵情播洒。

窃以为，在李振家先生之前，常州的广播剧创作，没有达到如此高度。李振家先生在常州广播剧创作领域的工作，筚路蓝缕、抱表寝绳，是开创性的、标志性的，亦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。换言之，李振家先生用自己的才能，为常州的广播剧创作，树立了一个标准，后人也许可以超越，但永远无法忘却。

是为序。

（作者为常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局副局长 常州市文化艺术研究所所长）



目 录

序	张戢炜 1
热血卢沟桥	1
数学国里少年梦	25
圣洁的雪莲花	55
铁骨柔情铸春秋	90
悲壮霹雳	141
永久的青年——瞿秋白	182
附录：笔底常绕烈士魂	259
后记	262



单本广播剧文学剧本

热血卢沟桥

(谨以此剧献给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)

人 物 表

田 汉 男，39岁，中共党员，剧作家。

洪 深 男，39岁，中共党员，戏剧家。

马彦祥 男，南京国立戏剧学校青年教师。

柳 露 女，24岁，《金陵日报》记者。

罗天凌 男，27岁，国民党空军中尉。

张道藩 男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。

王晋笙 男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青年干事。

松井太郎 男，日本大使馆文化参赞。

中国民众 学生、报社编辑、国民党士兵、宪兵队长、日本浪人。



〔凝重音乐。

（枪炮声。报贩叫喊声四起。游行队伍喊着口号由远而近）

报 贩 看报，看报，日军在卢沟桥挑起战火！

看报，看报，我二十九军众志成城奋起抗战！

游行者 誓死保卫卢沟桥！

打倒日本帝国主义！

（隐）

（南京，田汉的民宅）

〔砰砰的敲门声：“田先生！田先生！”门开声。

田 汉 （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）马彦祥啊，这么大热天跑来有什么急事？（递扇子）坐，拿把扇子扇扇凉。

马彦祥 （气喘喘地摇着扇子）田先生，（递报纸）你看《金陵日报》头条刊登的爆炸性新闻。

田 汉 （念）……获悉中央通讯社急电，扼守卢沟桥的二十九军奋起抵御日军挑畔，蒋委员长电令宋哲元将军固守阵地，击退来犯之敌，本报记者呼吁当局扼守诺言，坚持抗日到底……

田 汉 （抑不住心情激动）是呀，反抗侵略的神圣时刻到来了。（即兴吟诵起来）——啊，同胞们，卢沟桥开火了！神圣的炮火在召唤我们，四万万同胞要踏着二十九军将士的血迹，与来犯的敌人拼死搏斗！同胞们，同胞们！战斗吧——

马彦祥 （轻声提醒）田先生，轻点声，你还在软禁时期，楼上有人监视你的一言一行呢！



〔咯咯，楼板上传来一阵踱步的声音。〕

田 汉 我才不管他！（念报纸）……各大院校学生到街上示威游行，强烈要求政府全面抗战。这样的消息现在也能发表？果然，又是柳露发的消息。

马彦祥 是呀，这个小女子写的文章，总是火药味十足，对了，听说她最近还要采访您写《义勇军进行曲》的感受呢。

田 汉 好呀，我还要写一部反映卢沟桥战事的话剧，把全民抗战的壮观场面搬到舞台上，到时候让她来给我作宣传。

马彦祥 您要写卢沟桥的话剧，那一定很精彩！

田 汉 精彩不敢说，火药味那是一定要浓的！

马彦祥 那一定是一部气势恢宏的大话剧。

田 汉 我想请你这位戏校老师来导演，怎么样？

马彦祥 我怕驾奴不了，我给你推荐一位吧。

田 汉 谁？

马彦祥 您的老朋友，也是我的老师，洪深先生啊！他现在就在上海。

田 汉 怎么，洪夫子他在上海？我好长时间抓不到他的踪影了！彦祥，我现在软禁在南京，这请洪夫子的事，我可就靠你了。

马彦祥 田先生，尽管放心，只要您剧本一出来，我马上去上海！

〔音乐。〕

〔火车鸣笛驶远。〕

〔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会议室内，张道藩和日本大使馆文化参赞松井太郎谈话，远处不时有激昂的口号声传来：〕



“全民总动员，保卫卢沟桥！” “将日本强盗赶出国门去！”

张道藩 松井太郎先生大驾光临，请坐请坐。

松井太郎 （愠然地说着生硬的汉语）张道藩部长，你听一听！
这是在向我们大日本帝国政府挑畔，我以日本大使馆文化参赞的身份向你提出交涉。

张道藩 松井太郎先生，这件事应该去找外交部交涉。

松井太郎 外交部当然要去，可你是主管文化宣传的党务长官，你有责任制止某些人借卢沟桥事件进行狂热的反日宣传。你这是纵容狂徒作恶，我们决不会容忍！（手仗戳地作响）

（松井太郎哼了一声，脚步声远去。）

张道藩 松井太郎先生，恕不相送了。（呼）王晋笙！

王晋笙 （从外跑进）部座，找我有事？

张道藩 你立即发文到有关宣传部门，要他们把握宣传方向，目前中日双方虽在卢沟桥发生冲突，但和平谈判之门尚未关闭，必须制止使用过激的言行去挑动对方，特别要防止有那么一伙左倾分子借“抗战”旗号在社会上制造混乱。

王晋笙 你指的左倾分子是？

张道藩 田汉就是其中一个，此人虽经我出面把他从监狱里保释出来，但遇到激进活动，说不定他又会跃跃欲试。哦，忘了问你，近来和他往来的有哪些人？

王晋笙 这些天他闭门写作，足不出户。哦，昨天洪深从上海来找过他。

张道藩 洪深？不就是与田汉搅和在一起的左联分子吗？他俩在



上海戏剧界一个人称田老大，一个别称洪夫子，经常编演一些有左倾嫌疑的戏剧和电影。

王晋笙 部座，洪深可是个老资格的国民党党员啊。

张道藩 老资格？他这个国民党员早就被赤化了。晋笙，近来到处都在示威游行，局势混乱，对这两个人，你可要给我盯紧点。

王晋笙 （立正）是！

〔音乐。

〔田汉的居宅。

〔音乐，酒杯碰击声。田汉宴请洪深和马彦祥。

田 汉 洪夫子，这杯酒就算我田汉为你接风了，我让马彦祥把你这位大导演请到南京来，目的就是一个，把我这个《卢沟桥》的剧本搬上舞台去！

洪 深 （亮着大嗓门）田老大，我洪深算是服你了！你果然是个吓不怕、打不怕、跌不怕的硬汉子！虽然有人剥夺了你的人身自由，却剥夺不了你的一颗爱国心，你夜以继日写出这么一个好剧本！读了以后，那真是热血沸腾啊！

田 汉 洪夫子过奖了。

洪 深 这个剧本我接了！不过，要是按我的导演构思，这出戏要体现出全民抗战气势，需要近百位演员上台演出，这可能有点困难。（音乐渐隐）

马彦祥 这个没问题，我可以动员戏校学生演出，此外还可以招收社会民众来担任群众角色。

〔有人从楼上走下来的脚步声。

田 汉 （低声地）楼上住的是国民党监视我的眼线王晋笙，怕



又下楼找我来了。

洪 深 我可不想与作鹰犬的人见面。

田 汉 那，你和彦祥呆在餐厅里，我出去对付他。（开门又关门）啊，王晋笙先生，难得光临，请进。

王晋笙 （走入）田先生，大伏天，热浪灼人，可您整天关在屋子里笔耕不休，真是个闲不住的人。

田 汉 （笑了笑）赤日炎炎似火烧，王孙公子把扇摇，可我田汉是个凡夫俗子，天天要以卖文换回一点柴米油盐钱，敢闲着吗？

王晋笙 田先生取笑了，你可不是为柴米油盐而卖文，你是为山河破碎而操心吧？

（从衣袋内掏出纸片）这是我偶而在你门外的废纸篓里捡来的纸片，上面写的是剧本台词吧？（念一张纸片）“同胞们，二十九军的弟兄们，现在摆在我们面前只有两条路，一条用膝盖向敌人投降的路，一条用拳头抗战的路。有血性的同胞们，弟兄们，我们是用膝盖呢？还是用拳头呢？”

田 汉 如果王先生想因为这张纸就把我送进监狱，那就请吧。

王晋笙 不，田先生，你可能误会了，我是说，能否将你的大作赐给我拜读一下。

田 汉 没问题。（爽快地拉开抽屉，取出《卢沟桥》剧本）请王先生赐教。

王晋笙 （念着剧本上的剧名）四幕话剧（卢沟桥）。好，谢谢，那我就告辞了。（离去的脚步声）

马彦祥 恕不远送。（开门声，马彦祥和洪深从内室急出声）田先生，怎么能轻易交将剧本交给他呢？万一落到张道藩



手里，说不定会惹出诸多麻烦来。

田 汉 无非是判我抗日有罪吧。

洪 深 田老大若进监狱，我洪深愿意戴上手铐陪着你。

田 汉 洪夫子，现在我们面对的不是监狱，是舞台。说说你的导演计划吧！

洪 深 好吧……这出《卢沟桥》共有四幕戏，争取在十天内搬上舞台，戏中的主要演员我马上回上海去请——群众演员就是你和马彦祥负责了……

（音乐）

（大华电影院内外，群情振奋）

（门外，一群报名参加《卢沟桥》演出的群众争先恐后地嚷着：“马先生，让我报名演大刀队队员吧！”“马先生，录取我吧，哪怕演个普通老百姓！”一个中年男子操着东北口音：“马先生，我从东北流浪到南京，我的爹娘全被日本鬼子杀害了，让我演个士兵吧！”一个稚气的女孩声音：“马叔叔，让我参加演出吧，我会唱歌。（哼）万里长城万里长……”

马彦祥 诸位，诸位，大家的热情令人感动，只是招收名额已满，舞台容纳不了那么多人啊……（隐）

〔音乐渐隐。〕

〔影院内的舞台上。洪深给演员们说戏：“你们扮演的是英雄的大刀队员，要将无比仇恨凝聚在手中的大刀上，面对武器精良的敌人要表现出宁为玉碎，不为瓦全的大无畏精神。”

〔演员们随着如狮吼般唱起：“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



去……”

〔台下，田汉在接受柳露采访。〕

柳 露 田汉先生，我是《金陵日报》记者柳露，我一直想采访您呢。

田 汉 啊，你就是那个以言辞犀利出名的柳露！好的，我十分愿意接受你的采访。

柳 露 太谢谢您了。我想问，您写的《义勇军进行曲》已经唱遍了长城内外，现在您的话剧《卢沟桥》又即将轰动大江南北，请问您对此有何感想？

田 汉 十二个字：唤醒民众觉悟，鼓舞抗日斗志。

柳 露 田先生，这些年来，你的人身自由受到极大限制，可是你依然编写了许多令人动容的剧本，请问是什么力量支撑你这么做的？

田 汉 戏剧是我生命中的灵魂，虽然我的创作还未能对社会作太多贡献，但我仍然在崎岖的道路上负重前行的。

〔突然，一阵阵互相对骂声从外传来：“将日本强盗赶出中国去！”“灭掉支那，大日本皇军万岁！”〕

〔有人急急从外奔进：“田先生，不好了，有一群日本浪人在门口撕下《卢沟桥》海报，愤怒的民众和他们干起来了。”〕

田 汉 （对柳露）柳小姐，采访就此结束吧，我得和洪先生一起对付日本人去。

柳 露 我跟着去。

〔电影院门口。叫骂声和打斗声交织一片。〕

洪 深 （冲出电影院，大声喝着）哪来的日本流氓，敢在中国



的土地上撒野！

〔一群日本浪人疯狂地喊：“八格雅鲁，滚开！”“统统的死拉死拉的！”〕

〔咆哮的民众将日本浪人围住：“谁敢撒野，就把他的脑袋捶扁了。”〕

〔又是一阵剧烈的拳打脚踢声。〕

〔日本浪人：“八格！看日本武士道的厉害！”抽刀。〕

洪 深 你敢跟我洪深动刀，来哪！

柳 露 （大喊）不许持刀行凶！

〔民众纷纷扑上去“打呀，打死这群日本狗强盗！”〕

〔日本浪人慑于人多势众的中国民众，慌忙地吹起一声唢呐，四散逃去。〕

〔众拍掌欢呼：“小日本夹着尾巴逃跑了！”〕

柳 露 洪先生，你没事吧？

洪 深 没事。请问您是？

田 汉 这是《金陵日报》记者柳露小姐。特地来采访你呢！

柳 露 洪先生，我对您仰慕已久。

洪 深 仰慕？言重了，我洪深不过是一个普通文化人。

柳 露 不，你还是一位出色的鼓动家。记得那年我在上海读书，曾在大光明电影院聆听过你痛斥好莱坞电影丑化中国人的演说，真是酣畅淋漓，当时有个叫罗天凌的男同学听了你的演说，深感弱国被人凌辱的悲哀，毕业后就去报考航空学校，立志为祖国建立强大的空军贡献自己的青春。

洪 深 呀哈，我一时的即兴演说竟有这么神奇的力量？这位男同学如今在哪？



柳 露 现在已经是空军中尉了。

洪 深 如果你能找到他，就说我洪深请他来看《卢沟桥》的演出。

柳 露 没问题，我一定请他来。洪先生，你对帝国主义一贯是嫉恶如仇，给我说一说导演这出《卢沟桥》的内心感受好吗？

洪 深 我的感情贯注在舞台上，请你看我的排练吧！（招呼）彦祥，让大家回到排练场，继续往下排！

马彦祥 （喊）排戏啰，各就各位！（随洪深返回院内）

田 汉 柳小姐，看看吧，洪先生一上排练场，混身就如一腔热血在燃烧。

柳 露 田先生，我已经想好了今天采访的主题：“抗战岂止在战场，舞台烽火演救亡”……

田 汉 好。

〔音乐。

〔国民党中央宣传部。

张道藩 （怒气冲冲地）《金陵日报》吗？我是张道藩，今天看到你报记者柳露采访田汉和洪深的报道，字里行间充满刺激日本人的语言，我们已向你们发了文、打了招呼，别忘了最高当局应对目前局势的口径不是抗战，不是求战，而且应战，你们要斟字酌句琢磨琢磨，不要在舆论上蛊惑人心、误导民众！（啪地将电话挂断，转而对王晋笙）晋笙啊晋笙，早提醒你不要让田汉和洪深添乱，你看，这出《卢沟桥》经报纸一宣传，招惹日本人去大华电影闹事，影响坏透了。（咯咯踱步声）蒋委员长说，中日和谈尚在积极进行，不能因抗日活动造成两国